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2021年2月22日至3月19日

议程项目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

以及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促进斯里兰卡国内的和解、问责与人权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0/1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继续评估与促进斯里兰卡国内的和解、问责与人权有关的理事会建议及其他相关进程的执行进展情况，并向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报告。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充分认识到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挑战，同时对过去一年出现的趋势深感关切，认为这可能是人权状况恶化的早期预警信号。人权高专办在报告中强调指出，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斯里兰卡推进和解、问责和人权的环境，侵蚀了民主制衡和公民空间，使得危险的排斥性和多数主义话语重新出现。这些趋势有可能逆转近年来取得的虽然有限却很重要的成果，并有可能使导致过去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政策和做法死灰复燃。COVID-19 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深远。高级专员认为，人权理事会应紧急关注这些早期预警信号，并继续密切监测和介入斯里兰卡的事态发展。她敦促会员国寻求其它确保正义和赔偿的国际选项，加强取得进展的能力。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人权理事会第 30/1 号决议的背景和意义.....	4
三. 和解、问责与人权面临的新威胁.....	6
A. 文职政府职能军事化.....	6
B. 宪法保障的倒退.....	7
C. 妨碍追究犯罪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政治阻力.....	8
D. 多数主义和排斥性言论.....	9
E. 对民间社会的监视和恐吓以及日益缩小的民主空间.....	9
F. 新的人权问题出现和加剧.....	10
四. 对人权理事会第 30/1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评估.....	11
A. 过渡时期司法和建立信任措施.....	11
B. 标志性案件中的有罪不罚现象.....	13
五. 结论.....	14
六. 建议.....	15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关于促进斯里兰卡国内的和解、问责与人权的第 40/1 号决议提交，该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当时斯里兰卡是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在该决议中，理事会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继续评估其建议的执行进展情况以及与斯里兰卡和解、问责和人权有关的其他相关进程的进展情况，并向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报告¹。

2. 2020 年 2 月，斯里兰卡政府通知人权理事会，它决定退出理事会第 40/1 号决议和相关的第 34/1 号和第 30/1 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行列，表示该国打算开展一个“包容性并由本国设计和实施的和解和问责进程”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充分认识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挑战，但对过去一年出现的趋势深感关切，这些趋势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斯里兰卡推进和解、问责和人权的环境，侵蚀了民主制衡和公民空间，使得危险的排斥性和多数主义话语重新出现。这些趋势有可能逆转近年来取得的有限但却重要的成果，并有可能使导致过去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政策和做法死灰复燃。

3. 在编写本报告时，人权高专办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向斯里兰卡政府发送了一份详细的问题清单，并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以普通照会形式的答复。2021 年 1 月 7 日，人权高专办与该国政府代表举行了一次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的在线会议。政府对报告提出了意见。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继续向斯里兰卡人权委员会和失踪人员办公室提供技术援助，并与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密切合作，在建设和平基金和联合和平方案下开展方案活动。高级专员感到遗憾的是，政府没有为增派一名国际人权干事签发签证，增派这名干事是为了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0/1 号决议向该国政府提供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真相、正义、和解和问责方面的技术援助。

5. 自斯里兰卡于 2015 年 12 月向所有特别程序发出长期邀请以来，已有 10 个特别程序³对该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此期间还另外开展了四次学术访问。自 2019 年 8 月以来，没有特别程序访问过该国，但政府正在争取重新安排教育权特别报告员和当代形式奴役

¹ 本报告应与人权高专办关于斯里兰卡的下述报告和更新一并阅读：A/HRC/43/19(2020 年 2 月 26 日)、A/HRC/40/23(2019 年 2 月 8 日)、A/HRC/37/23(2018 年 1 月 25 日)、A/HRC/34/19(2017 年 2 月 10 日)、A/HRC/30/61(2015 年 9 月 28 日)，以及下述会议室文件：2016 年 6 月 28 日，A/HRC/32/CRP.4，网址见 [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 Sessions/Session32/Pages/ListReports.aspx](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20Sessions/Session32/Pages/ListReports.aspx)；2015 年 9 月 16 日，A/HRC/30/CRP.2，载有人权高专办对斯里兰卡情况调查的结果，网址见 [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 Sessions/Session30/Pages/ListReports.aspx](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20Sessions/Session30/Pages/ListReports.aspx)

² 斯里兰卡外交、技能发展、就业和劳动部长 2020 年 2 月 26 日的声明，网址见 www.lankamission.org/images/PDF_-_2020/26-02-2020%20-%20Media%20Release%20-%20Statement%20full%20version.pdf。

³ A/HRC/33/51/Add.2、A/HRC/34/54/Add.2、A/HRC/35/31/Add.1、A/HRC/34/53/Add.3、A/HRC/40/52/Add.3、A/HRC/45/45/Add.1、A/HRC/39/45/Add.2、A/HRC/40/57/Add.2、A/HRC/44/50/Add.1 and A/HRC/43/48/Add.2。

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 2021 年的访问日期⁴。自 2020 年 1 月以来，特别程序发出了八份关于斯里兰卡的来文。政府对其中两份做了答复⁵。

二. 人权理事会第 30/1 号决议的背景和意义

6. 在人权理事会与斯里兰卡接触的这一关键性时刻，必须回顾产生理事会第 30/1 号决议的历史和背景，以及斯里兰卡对理事会和全体斯里兰卡人的承诺仍然至关重要的原因所在。

7. 在斯里兰卡，武装冲突是在该国少数民族特别是泰米尔人遭受的歧视和边缘化加剧的背景下出现的。在政府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之间长达 30 年的战争中，以及在南部早些时候的叛乱中，都发生了双方持续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法外处决、普遍的强迫失踪、任意拘留、酷刑和性暴力，其危害影响到斯里兰卡各种人群。成千上万的儿童被猛虎组织和其他武装团体有系统地招募用作战士和其他作用。穆斯林和僧伽罗社区被强行驱逐出北部，平民被猛虎组织滥杀，死于公共场所和车辆的恐怖袭击。历任高级专员一致对这些行为进行了谴责。

8. 尽管发生了这些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有罪不罚现象盛行。提交法院的案件受到无休止的拖延和干涉，受害者和证人受到骚扰，能够定罪的只是极少数例外。历届政府任命的许多调查委员会未能令人信服地确定真相和保证问责，造成明显的信任缺失⁶。

9. 在 2009 年与猛虎组织冲突的最后阶段，有可信的指控称，政府军进行了不加区别地炮击，包括对人口稠密的“无火区”开炮，也有指控称受保护对象也遭受攻击，从而造成大规模平民死伤⁷。猛虎组织阻止平民离开冲突地区。政府对人道主义供应的严格控制造成额外的死亡和痛苦。据信，猛虎组织干部及其家属在向斯里兰卡武装部队自首后遭到法外处决⁸。超过 250,000 人被拘留在军方开办的封闭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达数月之久⁹。

10. 随着战斗的结束，2009 年 5 月 23 日，秘书长和斯里兰卡时任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秘书长在声明中强调“问责程序对于处理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指控的重要性”，政府则承诺采取“措施解决这些冤

⁴ 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2020 年 12 月 28 日致人权高专办的普通照会。

⁵ 见 AL LKA 5/2020 (网址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415>)和 AL LKA 9/2020 (网址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592>)。

⁶ A/HRC/30/CRP.2, 第 468-524 段。另见 A/HRC/45/45/Add.1, 第 36 段。

⁷ 斯里兰卡问责制问题专家小组 2011 年 3 月 31 日的报告。网址见 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POC%20Rep%20on%20Account%20in%20Sri%20Lanka.pdf。See also A/HRC/30/CRP.2.

⁸ 斯里兰卡问责制问题专家小组的报告，第 149-170 段。

⁹ A/HRC/30/CRP.2, 第 1268 段。

情”¹⁰。2009年5月26日和27日，人权理事会举行了第十一届特别会议，会议结束时通过了S-11/1号决议，认可了联合声明及其中所载的谅解。

11. 2010年6月，秘书长设立了斯里兰卡问责制问题专家小组。2011年，专家小组得出结论认为，有可信的指控称，在2009年5月之前的几个月里，斯里兰卡政府和猛虎组织都犯下了一系列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其中一些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并建议进行国际调查¹¹。政府拒绝接受专家小组的调查结果¹²。

12. 与此同时，2010年5月，政府任命了另一个调查机制——经验教训与和解委员会——来审查从2002年2月停火破裂到武装冲突结束这一时期¹³。在委员会公布其最终报告后，人权理事会于2012年3月通过了第19/2号决议，决议关切地注意到，该报告没有充分处理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指控，但仍呼吁政府落实委员会提出的建设性建议¹⁴。2013年8月，斯里兰卡时任总统设立了另一个调查失踪人员投诉的委员会(也称为“巴拉那噶马委员会”)¹⁵，该委员会也未能令人信服地确定真相、保证问责和向受害者提供补救。与此同时，政府推行了一项重新安置、复原、重返社会、重建与和解战略，以基础设施和发展为重点，包括前猛虎组织干部和儿童兵的复原。

13. 在此期间，人权高专办一直向人权理事会报告称，问责与和解方面的进展仍然极其有限，安全部队和准军事团体实施法外处决、绑架、强迫失踪和酷刑等令人不安的模式仍在继续¹⁶。

14. 鉴于国家机制未能进行可信的调查，人权理事会于2014年3月通过了第25/1号决议，理事会在决议中请人权高专办对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指控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人权高专办发现了可信的证据，表明斯里兰卡安全部队和猛虎组织都应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负责¹⁷。调查报告显示，包括过去的几个总统调查委员会在内的国家机制在确保问责方面彻底失败，报告也审查了国家刑事司法系统中根深蒂固的司法障碍，特别是对国际罪行而言¹⁸。

15. 正是在这个关头，2015年1月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做出了直面过去、加强民主和独立机构及结束有罪不罚现象的重要承诺。为了履行这些承诺，斯里兰卡成为人权理事会第30/1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该决议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措施路线

¹⁰ 见 www.un.org/press/en/2009/sg2151.doc.htm。

¹¹ 秘书长于2011年9月12日向人权理事会主席转交了这份报告。

¹² 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2011年9月14日致人权理事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¹³ 见委员会的报告，第515-527段。网址见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FINAL%2520LLRC%2520REPORT.pdf>。

¹⁴ 斯里兰卡问责制问题专家小组在2011年的报告中认为，经验教训与和解委员会问题重重，达不到有效问责机制的国际标准，因此未能实现斯里兰卡总统和秘书长对问责进程的共同承诺。

¹⁵ 见 <https://parliament.lk/uploads/documents/paperspresented/report-of-paranagama.pdf>。

¹⁶ A/HRC/22/38。

¹⁷ A/HRC/30/CRP.2。

¹⁸ 同上，第1261段。

图，以确保正义，向受害者提供补救，实现和解，并进行重要的法律和体制改革，以防止侵权行为再次发生。由民间社会主导的一个全国协商进程是对这些措施的充实，来自各界和各方的斯里兰卡人包括宗教领袖和军方都参与了协商进程¹⁹。

16. 人权高专办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的关于第30/1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中强调，虽然前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过渡时期司法方面的发展未能始终如一，而且被显著拖延²⁰。虽然如此，但斯里兰卡似乎正在走上和解、问责和人权的新道路。然而，2019年11月以来的事态发展扭转了这一趋势，并可能导致回到过去几十年中歧视和普遍侵犯人权的模式。

三. 和解、问责与人权面临的新威胁

17. 从2015年开始，斯里兰卡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来加强民主机构和开放民主空间，包括开放民间社会和媒体空间。2015年4月通过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该修正案加强了关键机构的独立性以及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制度。这些成果经受了2018年政治事件的考验，尤其是2019年4月复活节恐怖袭击事件的考验。这次恐怖袭击造成277人死亡，592人受伤²¹。在这之后发生了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社区暴力，国家宣布紧急状态，采取紧急措施，并下令进行特别军事部署²²。

18. 过去一年出现的重大挑战和消极趋势深刻改变了和解、问责与人权的环境，也深刻影响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尽管政府为遏制COVID-19大流行做出了一些成功的努力，但疫情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加剧了社会差距。

19. 下节重点介绍其中六大趋势：(a) 文职政府职能军事化；(b) 宪法保障的倒退；(c) 妨碍追究犯罪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政治阻力；(d) 多数主义和排斥性言论；(e) 民间社会受到监视和阻挠，民主空间缩小；(f) 新的人权问题出现和加剧。高级专员感到关切的是，这些是重要的预警指标，需要人权理事会紧急关注。

A. 文职政府职能军事化

20. 人权理事会第30/1号决议中做出了为过渡时期司法与和解营造有利环境的承诺，例如结束军方对民事活动的介入，确保军事人员的问责制，实行安全部门改革。然而，在过去一年中，文职政府职能的军事化正在深化和加速，高级专员于2020年2月首次就此向理事会报告了这个问题²³。

¹⁹ 见 <http://war-victims-map.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CTF-Final-Report-Volume-I-Nov-16.pdf>。

²⁰ A/HRC/32/CRP.4、A/HRC/34/19、A/HRC/37/23、A/HRC/40/23 和 A/HRC/43/19。

²¹ 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2021年1月27日致人权高专办的普通照会。

²² 经由斯里兰卡政府公报中的定期通知，并依《公共安全法令》第12条赋予总统的权利，特别部署得到延期。

²³ A/HRC/43/19，第33段。

21. 2019 年 12 月 29 日，政府将 31 个实体置于国防部的监督之下，包括警察、非政府组织国务秘书处、国家媒体中心、电信监管委员会²⁴、信息和通信技术局²⁵、国家危险药物管制局、灾害管理中心以及移民总局²⁶。2020 年 11 月 20 日，总统将警察划归新的公共安全部，并任命一名 2020 年 8 月当选议员的前海军上将担任部长²⁷。

22. 自 2020 年初以来，总统任命了至少 28 名现任或前任军事和情报人员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并组建了几个总统工作队，给予模糊或过于宽泛的任务授权，或与现有机构的任务相重叠²⁸。一些工作队几乎完全由军事、情报和警务人员组成。建立一个安全国家和有纪律有道德守法社会总统工作队²⁹和东部省考古遗产管理总统工作队³⁰都由国防部秘书领导，他也是一名将军³¹。陆军司令领导了 Covid-19 的应对工作，军方负责管理检疫中心和检查站，25 名高级军官被任命为全国所有地区的首席协调官，处理 Covid-19 问题。

23. 高级专员尤其感到不安的是，这些任命中包括一些联合国报告中指控在冲突最后几年涉嫌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高级军事官员，其中包括被任命为陆军司令的中将·沙文德拉·席尔瓦(2019 年 8 月)和被任命为国防部秘书的(已退休)少将卡迈勒·古纳拉特纳(2019 年 11 月)³²。这两人都指挥过军队一些师团，而这些师团被可信地指控在武装冲突期间犯下了严重侵犯国际人权和违反人道法的行为³³。2020 年 12 月 28 日，两名军官被晋升上将³⁴。2019 年 9 月，联合国公开宣布决定暂停所有斯里兰卡军队成员在维和特派团的部署，除非这种暂停会使联合国行动面临严重的行动风险。

B. 宪法保障的倒退

24. 2020 年 10 月 22 日，议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宪法》第二十修正案。该修正案改变了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极大地扩展了总统和行政部门的权力，是对 2015 年第十九修正案通过带来的许多民主成果的倒退。高级专员感到

²⁴ 斯里兰卡(特别)公报，第 2194/74 号，2020 年 9 月 25 日。

²⁵ 同上。

²⁶ 斯里兰卡(特别)公报，第 2153/12 号，2019 年 12 月 10 日。

²⁷ 同上，第 2202/25 号，2020 年 11 月 20 日。

²⁸ 见 <https://menafn.com/1100162427/Sri-Lanka-Government-defends-appointment-of-military-officers-to-administrative-posts>

²⁹ 斯里兰卡(特别)公报，第 2178/18 号，2020 年 6 月 2 日

³⁰ 同上，第 2178/17 号，2020 年 6 月 2 日。

³¹ 同上，第 2159/64 号，2020 年 1 月 25 日；第 2168/8 号，2020 年 3 月 26 日；第 2172/9 号，2020 年 4 月 22 日；第 2173/4 号，2020 年 4 月 27 日；第 2173/7 号，2020 年 4 月 28 日。

³² 人权高专办，“巴切莱特对斯里兰卡新的武装部队司令的任命‘深感不安’”，2019 年 8 月 19 日；人权高专办，“斯里兰卡：联合国专家称新的部队司令的任命是对侵犯权利‘受害者的侮辱’”，2019 年 8 月 27 日。

³³ 斯里兰卡问题问责制专家小组的报告，第 62 段。

³⁴ 见 www.army.lk/news/commander-chief-armed-forces-he-president-promotes-army-commander-four-star-rank-general-0；www.dailynews.lk/2020/12/28/local/237291/defence-secretary-army-commander-promoted。

关切的是，最新的修正案从根本上削弱了关键委员会和机构的独立性，包括斯里兰卡人权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国家警察委员会和司法机关，包括在高级法官和其他高级官员的遴选、任命和免职程序方面。该修正案废除向总统作出委任建议的宪法委员会，重新设立了议会委员会，后者完全由政客组成，只能发表意见。2020年12月，总统着手任命斯里兰卡人权委员会新的成员，包括由一名前部长担任主席。高级专员感到关切的是，新的任命程序损害了委员会的信誉和独立性³⁵。

25. 2020年9月，政府任命了一个专家委员会起草新宪法，并邀请公众就几个主题提出意见：国家的性质、基本权利、语言和分权化。高级专员指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包容性协商进程，考虑到社会多样性并鼓励民间社会充分参与。人权理事会在过去关于斯里兰卡的决议中强调了移交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这是实现和解并让全体人民充分享有人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³⁶。联合国各种人权机制也向斯里兰卡提出了解决《宪法》基本权利一章中现有空白的建议，人权高专办随时准备在这方面提供进一步的技术援助。

C. 妨碍追究犯罪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政治阻力

26. 虽然斯里兰卡的刑事司法系统受到干预是久以存在的现象，但现政府积极阻挠或试图终止正在进行的调查和刑事审判，以防止对过去的罪行追究责任。2020年1月9日，政府任命了一个总统调查委员会，调查前政府对公职人员、武装部队人员、警察以及国有企业雇员的“政治迫害”指控³⁷。凭借其广泛的授权，该委员会干预了警方调查和法院诉讼，并在几起引人注目的人权和腐败案件中对警方和司法机构产生了破坏作用。

27. 最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月，委员会向总检察长发出指示，要求停止就2008年和2009年11人失踪事件起诉前海军司令瓦桑塔·卡兰纳戈达上将和前海军发言人达萨纳亚克准将。总检察长没有遵守该命令，声称该委员会没有法定或法律权威命令他不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能³⁸。此外，委员会对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进行了有利于军事情报官员的干预，包括2008年记者Lasantha Wickrematunge被谋杀和2010年漫画家Prageeth Eknaligoda被强迫失踪案件。委员会也干预其他刑事审判，包括扣留书面证据，以法律行动对检察官相威胁，并对已经出庭的个人进行与法院平行但却矛盾的审查³⁹。委员会于2020年12月8日向总统提交了最后报告，但在编写本报告时，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尚未公布。

28. 2020年7月31日，曾领导调查几起引人注目的犯罪和标志性人权案件的前刑事调查局局长莎妮·阿贝斯卡拉因被控在一起谋杀案中伪造证据而被捕。该局的另一名检查专员尼桑塔·席尔瓦于2019年离开斯里兰卡，担心自己因领导对几起标志性案件的调查而遭到报复；从那以后，他被指控犯有各种罪行。

³⁵ 斯里兰卡人权委员会因遵守《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而于2018年获得“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的A级资格认证。

³⁶ 例见理事会第25/1号决议。

³⁷ 斯里兰卡(特别)公报，第2157/44号，2020年1月9日。

³⁸ 见 www.dailynews.lk/2020/01/29/law-order/209856/pcoi-has-no-power-order-ag-refrain-performing-statutory-functions-ag.

³⁹ 见 <https://ceylontoday.lk/news/pcoi-probing-political-victimisation-ag-to-testify-today>.

D. 多数主义和排斥性言论

29. 高级专员欢迎政府公开承诺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任命新的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她注意到政府确认全体斯里兰卡人的权利并将禁止歧视纳入《宪法》，但深感关切的是，总统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越来越多地使用族裔民族主义和多数派的言论和象征，而且公共政策似乎只反映人们认为的僧伽罗佛教多数群体的利益，对少数群体的考虑极少。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被抛在后面并被排斥在这种官方话语之外，往往被视为构成威胁而加以对待。这种做法对和解、建设和平和宗教宽容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并为未来的暴力和冲突埋下种子。

30. 总统在 2020 年 11 月 18 日的周年讲话中强调，他是由僧伽罗人多数选举产生的，并援引了“合理的担心，即面对支持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各种本地和外国势力和意识形态，僧伽罗人的种族、我们的宗教、国家资源和遗产将受到毁灭的威胁”。⁴⁰ 总统成立了一个由资深佛教僧侣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征求对治理工作的建议。⁴¹ 东部省考古遗产管理总统工作队(见上文第 22 段)几乎全部由僧伽罗人组成，包括两名佛教僧侣，而该地区的人口和传统是非常多元的。政府拒绝在全国性场合用泰米尔语演奏国歌，例如 2020 年 2 月 4 日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而前几年的做法是用两种语言演唱国歌，作为走向和解的重要姿态。

31. Covid-19 大流行也影响到宗教自由，加剧了穆斯林社区普遍遭受的边缘化和歧视。高级专员感到关切的是，政府决定强制为所有受 Covid-19 影响的人火葬，使穆斯林无法举行自己的宗教葬礼。这一决定对宗教少数群体的影响更大，加剧了痛苦和紧张局势。⁴² 虽然政府告诉人权高专办，该政策是出于公共卫生考虑和科学建议，但高级专员指出，世卫组织的指导强调，“火葬是一个文化选择问题”⁴³。斯里兰卡穆斯林也在大众言论中被污名化为 Covid-19 的携带者——高级专员在 2020 年 6 月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全球最新情况报告中提出了这一关切⁴⁴。

E. 对民间社会的监视和恐吓以及日益缩小的民主空间

32. 过去一年，对民间社会组织、人权维护者和受害者，包括支持执行人权理事会第 30/1 号决议者强化监视和骚扰的模式似乎有所加强。截至 2020 年 12 月，40 多个民间社会组织向人权高专办报告了各类安全部门的骚扰、监视和反复审查做法，包括刑事调查局、反恐怖主义调查司和国家情报局，这些部门询问他们行政细节和所在组织的活动，并要求提供关于工作人员的信息，包括他们的个人联系方式、捐助者和资金来源。一些民间社会代表被问到他们海外亲属的下落。秘书

⁴⁰ 总统全国讲话，2020 年 11 月 18 日。见 www.presidentsoffice.gov.lk/index.php/2020/11/18/presidents-address-to-the-nation-on-18-11-2020/。

⁴¹ 同上。

⁴² 世卫组织在关于 COVID-19 受害者的处理指南中，认为埋葬是可以接受的一个选项。又见 AL LKA 2/2020 (网址为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175>)。

⁴³ 世卫组织，“COVID-19 背景下的传染防控以实现尸体安全管理”，2020 年 9 月 4 日。

⁴⁴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015&LangID=E。

长和特别程序收到了类似的关于监视和报复的指控⁴⁵。虽然政府声称其目标是防止暴力极端主义，但高级专员担心这种做法正在对公民和民主空间产生寒蝉效应，并导致自我审查。尽管有 COVID-19，但斯里兰卡仍能在 2020 年 8 月成功举行议会选举，而这场疫情却被用作过度或任意限制表达和结社自由的理由⁴⁶。

33. 随着监督非政府组织的体制安排发生变化，以及反恐怖主义或反洗钱法律被用来扼杀合法活动，上述限制进一步加强。重要的是，政府将负责监督和监测非政府组织登记和运作的非政府组织国务秘书处从民事部委转到国防部及其情报部门管辖之下。

34. 有报告称，将对规范非政府组织运作的《志愿社会服务组织(登记和监督)法》进行审查，以管控此类组织获得外国资金，这也令人担忧。高级专员强调，任何立法改革都必须符合斯里兰卡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国际法律义务和宪法条款，并应加强对民间社会的扶持环境，而不是不合理地限制其活动和获得资源的机会⁴⁷。人权高专办随时准备在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

35. 其他法律，如禁止煽动仇恨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法》，也被以歧视或任意的方式滥用于逮捕或拘留和平表达意见的人。宗教或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法已成为一种压制工具，用于限制思想或意见、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⁴⁸。例如，一名网络活动家 Ramzy Razeek 于 2020 年 4 月 9 日根据该法和《计算机犯罪法》被捕，原因是他在脸书页面上发表的一篇批评反穆斯林运动的帖子中使用了“意识形态圣战”一词。在被捕前几天，他向警方提交了一份关于他在发帖后收到死亡威胁的投诉。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他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被保释。

F. 新的人权问题出现和加剧

36. 高级专员感到关切的是，尽管联合国人权机制多年来一再呼吁废除《防止恐怖主义法》，但政府仍继续使用该法。例如，2020 年 4 月 14 日，警察在著名律师 Hejaaz Hizbullah 的家中逮捕了他⁴⁹。直到 2020 年 4 月 25 日才给他下达拘留令。他的事务所被搜查，材料被没收。此后，Hizbullah 先生一直处于可延期的 90 天拘留令之下，就因涉嫌参与 2019 年 4 月科伦坡恐怖袭击以及从事被认为“损害不同族群间宗教和谐”的活动和涉嫌向儿童灌输极端主义而受到调查。Hizbullah 先生在治安法官那里的听证被推迟到 2021 年 2 月，他的一项关于基本权利的请愿还在最高法院待审。到 2021 年 2 月时，他已经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被拘留 10 个月。

⁴⁵ AL LKA 1/2020 (网址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117>)和 AL LKA 5/2020。又见 A/HRC/45/36，第 110–111 段。

⁴⁶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226;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920。

⁴⁷ 见《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大会第 53/144 号决议通过，附件。又见人权理事会第 22/6 号决议。

⁴⁸ A/HRC/43/48/Add.2，第 72 段。

⁴⁹ AL LKA 4/2020 (网址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347>)。

37. 高级专员还对最近在警察拘留期间以及在警察与被指控的犯罪团伙的冲突中发生的一系列死亡事件表示关切。这些事件是在总统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宣布对法律和秩序以及毒品控制采取强硬的军事化方法的背景下发生的。2020 年 10 月 20 日，有报道称，据称是一个贩毒集团头目的 Samarasinghe Arachchige Madush Lakshitha 在科伦坡刑罪局拘留期间因警察交火而被打死。在这几天前，他的家人和律师就对他的安全表示担忧。2020 年 6 月至 8 月期间，有四名据称是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成员死于警察之手。最近在警察局也发生拘留期间死亡事件，包括据称因酷刑造成的死亡，在监狱中也发生因担心 Covid-19 而试图越狱、暴乱和抗议中的囚犯死亡事件。2020 年 11 月 29 日，在马哈拉监狱抗议活动这起最严重的事件中，有 11 名囚犯死亡，100 多人受伤。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一事件，并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向司法部长提交了一份初步报告⁵⁰。

38. 这些事件反映出长期以来存在的监禁期间死亡、酷刑和其他虐待以及执法人员法外杀人而不受惩罚等普遍性痼疾始终没有解决。此外，自人权理事会第 30/1 号决议通过以来，人权高专办继续收到知名人权组织对斯里兰卡安全部队实施绑架、酷刑和性暴力的可信指控，包括在过去一年中收到此类指控，这些都需要得到可信的调查。

39. 高级专员欢迎为减缓 Covid-19 在监狱中的传播而采取的一些积极措施，例如总检察长发布指示，为某些罪行的保释提供便利，以及在 2020 年中释放数千名囚犯。人权高专办随时准备协助开展更系统的改革，以解决监狱系统负荷过重、痼疾重重⁵¹的根本原因，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不同特别程序⁵²提出的过度拥挤、审前拘留过长和保释制度过于复杂等。

四. 对人权理事会第 30/1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评估

A. 过渡时期司法和建立信任措施

40. 人权理事会在第 30/1 号决议中，欢迎政府关于建立四个关键的过渡时期司法机制的提议：真相、正义、和解和不再发生问题委员会，失踪人员办公室，赔偿办公室和由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法指控的司法机制。

41. 前任政府和现任政府都没有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和委任特别检察官的司法机制。据报道，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概念框架已于 2019 年提交内阁，但没有得到推进。至于司法机制，关于外国法官参与的辩论变得高度政治化，有质疑称这种做法不符合《宪法》⁵³。2021 年 1 月 21 日，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任命了一个三人调查委员会，评估前几个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评估这些建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根据政府政策为执行这些建议需要采取的步骤⁵⁴。早

⁵⁰ 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2021 年 1 月 27 日致人权高专办的普通照会。

⁵¹ 见斯里兰卡人权委员会的监狱研究报告，网址见 www.hrcsl.lk/documentation/reports。

⁵² A/HRC/34/54/Add.2 和 A/HRC/40/52/Add.3。

⁵³ 见 <https://mfa.gov.lk/statement-by-hon-tilak-marapana-p-c-minister-of-foreign-affairs-of-sri-lanka-and-leader-of-the-sri-lanka-delegation-to-the-40th-session-of-the-human-rights-council-on-agenda/>。

⁵⁴ 斯里兰卡(特别)公报，第 2211/55 号，2021 年 1 月 21 日。

在2020年2月，当政府宣布打算设立这样一个调查委员会时，高级专员就指出，国内程序一直未能实现问责，她不信任任命另一个调查委员会能够推进这一议程⁵⁵。高级专员还指出，新委员会的成员缺乏广泛性和独立性，其职权规定不能激发人们对其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果的信心。

42. 2020年2月，在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政府表示，失踪人员办公室(成立于2016年，自2018年开始运作)和赔偿办公室(成立于2018年)将“继续存在，并根据政府政策框架进行适当调整”⁵⁶。尽管能力和资源有限，失踪人员办公室帮助扩大了失踪人员家属的声音，并提高了对他们处境的认识。委员会协助家庭获得人员缺失证明，特别是为每个案件提供初步报告。它在地方法院案件审理、遗骸调查和乱葬坑挖掘中发挥了观察员作用。失踪人员办公室还能够查阅以往调查委员会的记录，以建立一个集中的案件数据库，并于2020年11月公布了已登记失踪和失联人员投诉名单⁵⁷。

43. 建立和维持受害者及其亲属的信任对于这些机构的成功至关重要。因此，高级专员感到关切的是，安全机构对受害者家人、律师和其他从事失踪人员工作者的骚扰、监视和审查破坏了失踪人员办公室的工作。她嘉许来自所有人群的受害者和家人的勇气、承诺和决心，他们尽管面临许多挑战，仍继续要求正义和关于失踪亲人命运的答案。

44. 高级专员深感不安的是，2020年12月，政治迫害指控总统调查委员会前主席被任命为失踪人员办公室新任主席。如上所述，该调查委员会曾阻挠和干预包括失踪在内的几起标志性人权案件的司法程序。新主席的任命将严重损害失踪人员办公室的独立性和公信力，侵蚀受害者家属的信任，削弱其有效履行任务的能力。高级专员认为，政府必须表明失踪人员办公室完全独立和有效，包括确保它完全能够履行搜索和调查的任务，并获得其重要工作所需的独立性、资源和政治支持。

45. 赔偿办公室仍在运作，出台了赔偿政策草案，于2020年5月提交司法部。据该国政府称，从2020年1月至11月，该办公室收到了16,275份申请，其中4,385份已经处理，共支付了1.42亿斯里兰卡卢比(75万美元)的赔偿金⁵⁸。鉴于许多受害者和幸存者都是妇女，高级专员鼓励在赔偿方案中突出性别重点。人权高专办随时准备就这方面的最佳做法提出建议。

46. 曾经支持和协调过渡时期司法工作的协调和解机制秘书处在其秘书长于2019年11月辞职后，未能在2020年3月获得任务期限的延长。2019年11月21日，前总统钱德里卡·班达拉奈克·库马拉通加也辞去了民族团结与和解办公室

⁵⁵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624&LangID=E。

⁵⁶ 斯里兰卡外交、技能发展、就业和劳动部长2020年2月27日的声明，网址见 www.lankamission.org/images/PDF_-_2020/Full%20Statement%20under%20Item%2020-%20202%20PM%2027%20February.pdf。

⁵⁷ 见 www.ompsrilanka.org/omp-documents/omp-publications。

⁵⁸ 同上。

主席的职务，该办公室的任务是通过教育和社区举措促进一个包容和多元的社会。已经在请内阁批准任命民族团结与和解办公室新的主席和主任⁵⁹。

47. 关于人权理事会第 30/1 号决议所列的建立信任措施，在归还以前由军队占领的北部和东部省份的土地方面取得了进展。政府提供的合计数字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09 年时军队拥有的约 89% 的国有土地和 92% 的私有土地已经归还。政府没有报告 2020 年的数字⁶⁰。2021 年 1 月 3 日，政府宣布成立一个由东部省省长领导的社会不公正问题专家小组，并请公众在 1 月 31 日之前提出投诉，主要是关于过去 40 年来的土地和财产问题。在编写本报告时，尚不清楚这一举措与其他赔偿机制有何关系。

48. 在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该国政府再次承诺对《防止恐怖主义法》进行审查⁶¹。上届政府起草的预备取代《防止恐怖主义法》的反恐法案已经被撤回⁶²。政府向人权高专办确认，它打算审查《防止恐怖主义法》的某些条款，并设立一个法院，专门负责迅速处理剩余的被拘留的前猛虎组织干部的案件⁶³。如上文着重指出的那样(见第 36 段)，《防止恐怖主义法》在 2020 年期间继续得到使用。

B. 标志性案件中的有罪不罚现象

49. 人权高专办在以前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跟踪了标志性案件的调查和起诉情况，以此作为斯里兰卡对结束有罪不罚现象承诺的一项关键衡量指标。这些事件包括 2006 年 5 名泰米尔学生在 Trincomalee 遇害和 17 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 Muttur 遇害，2009 年记者 Lasantha Wickrematunge 被暗杀，2010 年记者 Prageeth Eknaligoda 失踪，2013 年 8 月在 Weliwerya 的一场示威活动中有抗议者被军人杀害以及 2014 年在 Aluthgama 和 2018 年在 Digana 的反穆斯林暴乱。尽管国家调查委员会和警方多年来进行了调查，逮捕了一些嫌疑人并进行了合议审判，但没有一个标志性案件得到圆满解决或定罪。

50. 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 2008 年至 2009 年期间 11 人被强迫失踪案，据称是由斯里兰卡海军的一个特情股所为⁶⁴。警方调查的结论是，在海军指挥官知情、至少是默许的情况下，海军各小队为了赎金或其他原因进行了绑架、酷刑和失踪，并在海军营地设立秘密拘留场所。虽然该案仍在法院审理，但诉讼程序反映出所有其他标志性案件共有的许多缺陷：法律面前缺乏平等手段；普遍被视为偏向国家官员；总检察院同时领导国家工作人员的起诉和辩护从而存在利益冲

⁵⁹ 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2020 年 12 月 28 日致人权高专办的普通照会

⁶⁰ 同上。

⁶¹ 斯里兰卡外交、技能发展、就业和劳动部长 2020 年 2 月 27 日的声明。

⁶² 见 www.colombopage.com/archive_20A/Jan03_1578067614CH.php。

⁶³ 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2020 年 12 月 28 日致人权高专办的普通照会。

⁶⁴ 在这起通常所称的“Trincomalee 11 人案”中，失踪者据信被关在 Trincomalee 海军基地的“枪支库”非法拘留设施中。虽然还有其他与该设施有关的失踪人员指控，但警方调查和自 2019 年 6 月以来在科伦坡地方法院进行的法律诉讼仅关注这 11 人案。

突；对法院的政治或安全干预；篡改、隐匿或者销毁证据；程序性拖延；逮捕警方调查人员并威胁证人和律师。

51. 此类标志性案件长达十年缺乏进展，受害者在诉诸司法方面遭遇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情况表明，当国家人员被指控为犯罪人时，国家不能也不愿起诉和惩罚犯罪者。一个罕见的例外是对 Sunil Ratnayake 上士的定罪，在 2000 年 4 月 Mirusuvil 包括四名儿童在内的八名泰米尔平民遇害案中被定罪的五名被告中，他是唯一一个在 2015 年被定罪的人；然而，他在 2020 年 3 月获得总统赦免。高级专员提醒政府，大赦或赦免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斯里兰卡根据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承担的国际义务，并应将那些对国际罪行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者排除在外。

五. 结论

52. 在战争结束近 12 年后，国内问责与和解举措一再无果，深化了本已根深蒂固的有罪不罚现象，加剧了受害者对该系统的不信任。斯里兰卡仍然否认过去，寻求真相的努力流产，最高级别的国家官员拒绝承认过去的罪行。这对现在和未来都有直接影响。安全部门未能实施任何审查或全面改革，意味着令人信服地涉嫌严重犯罪和侵犯人权的国家机器及其一些成员仍然身居其位。2015 年的改革为行政权力提供了更多的制衡，但这一改革正在倒退，进一步侵蚀了司法和其他关键机构的独立性。刚刚开启的承诺给予少数群体更多承认、尊重与和解的更具包容性的全国对话正在逆转。斯里兰卡目前的轨道远未实现人权理事会第 30/1 号决议规定的不再发生的保证，却为导致严重侵犯人权的政策和做法的回归创造了条件。

53. 高级专员充分认识到 Covid-19 大流行带来的挑战，但对过去一年出现的趋势深感关切，这些趋势是人权状况恶化和未来侵权风险大大增加的明显预警信号，因此呼吁采取强有力的预防行动。尽管政府声明致力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但泰米尔和穆斯林少数民族正日益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国家远景和政府政策之外，而国家最高层官员的分裂和歧视言论有可能导致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和暴力。

54. 高级专员感到关切的是，2019 年复活节恐怖袭击后的紧急安全部署已经演变为国家的日益军事化。政府任命现役和退役军事人员，包括那些可信地卷入战争罪行的人员，担任民事行政部门的重要职位，并设立了侵犯民事职能的平行工作队和委员会。再加上《宪法》第二十修正案逆转了对行政部门的重要体制制衡，这一趋势威胁到民主的成果。

55. 高级专员感到震惊的是，前几年有所扩大的包括独立媒体在内的民间社会空间正在迅速缩小。高级专员敦促当局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监视，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对人权维护者、律师、记者、社会活动者和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恐吓性造访和骚扰，并避免对正当的民间社会活动实施进一步的限制性法律措施。

56. 因此，人权理事会再一次处于与斯里兰卡交往的关键转折点上。理事会曾两次将支持倒向国内问责与和解举措，最终通过了第 30/1 号决议。而该国政府现已表明，它没有能力也不愿意走一条真正通向追究国际罪行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责任的道路。相反，该国政府发出的信号是要采取一种从根本上不一样的方法，重

在赔偿和发展，但也有可能剥夺受害者获得真相和正义的权利，并进一步巩固有罪不罚现象。

57. 出于三个重要原因，人权理事会必须对斯里兰卡采取进一步行动。首先，过去的事情得不到解决就继续对数以万计的幸存者——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亲属——造成毁灭性影响，他们来自各个人群，还在继续寻找亲人命运的真相，寻求正义，并迫切需要得到赔偿。第二，不能推进问责与和解破坏了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前景，并为侵犯人权模式的再现和未来潜在的冲突埋下了种子。第三，本报告着重指出的趋势是包括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在其预防职能方面面临的又一个重要挑战。2009年对联合国在斯里兰卡行动进行的独立审查得出结论认为，随着冲突的结束，预防议程的执行出现了系统性的失败。国际社会绝不能重复这些错误，也不能允许出现一个会破坏其在其他情况下防止严重侵权行为并实现追责努力的先例。

58. 高级专员欢迎斯里兰卡政府明确承诺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继续采取旨在建设和平、赔偿和恢复原状的措施，但只有确保公民空间并切实解决制度化和系统性的有罪不罚问题，斯里兰卡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然而，政府撤回了对人权理事会第30/1号决议和相关措施的支持，并一再地不能就该决议提出的所有问题采取有意义的行动，这基本上关闭了通过全国过渡司法进程在结束有罪不罚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可能性。鉴于最近的趋势，高级专员呼吁理事会加强对斯里兰卡人权状况的监测，包括政府新举措取得的进展，并制定连贯有效的计划，推进国际上的问责选项。

59. 会员国有多种选择来推进刑事问责，并为受害者提供补救措施。除了采取步骤将斯里兰卡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外，会员国还可以在本国法院积极调查和起诉斯里兰卡各方犯下的国际罪行，包括根据公认的域外或普遍管辖权原则进行调查和起诉。高级专员鼓励会员国与人权高专办、受害者及其代表合作，推动这种问责渠道，包括对可能的国际犯罪展开调查，并支持专门的能力来推进这些努力。会员国还可以对国家官员和其他被可信地指控犯有或应对严重侵犯或践踏人权行为负责的行为者实施定向制裁，如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并支持为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实际利益的举措。

六. 建议

60. 高级专员建议斯里兰卡政府：

(a) 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不歧视和保护所有人人权的基础上，积极促进斯里兰卡的包容性和多元化愿景；

(b) 确保宪法和立法改革，以落实联合国人权机制提出并载于人权理事会决议中的建议；

(c) 向军事、情报和警察各部门公开发布明确的指示，表明禁止酷刑、性暴力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将对此进行系统调查，并将惩罚责任人；

(d) 命令所有安全机构立即停止对人权维护者、社会行为者和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一切形式的监视、骚扰和报复；

(e) 迅速、彻底和公正地调查和起诉所有严重侵犯人权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指控，包括酷刑和虐待指控，并作为最高优先事项，确保对长期以来的标志性案件追究责任；

(f) 依照人权标准，解除那些可信地涉嫌侵犯人权的安全人员和其他公职人员的职务，并实施安全部门的其他改革，以加强和确保问责制和民间监督；

(g) 确保为斯里兰卡人权委员会提供结构性保障，使之独立运作并获得充足的资源；

(h) 确保建立使失踪人员办公室和赔偿办公室能够有效和独立运作的的环境；向这两个办公室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技术手段，以有效履行任务；继续为受影响的弱势家庭采取注重性别的临时救济措施，但不影响他们获得有效和全面的赔偿以及真相和正义的权利；

(i) 暂停使用《防止恐怖主义法》进行新的逮捕，直到该法被符合国际最佳做法的立法所取代；

(j) 建立总统特赦和其他形式赦免的标准程序，包括接受司法审查，并排除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k) 信守对特别程序的长期邀请，为相关专题任务负责人再次进行国家访问安排日期；继续与条约机构接触；并在落实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建议方面请人权高专办继续提供技术援助。

61. 高级专员建议人权理事会和会员国：

(a) 请人权高专办加强对斯里兰卡人权状况的监测，包括问责与和解方面的进展，并定期向理事会报告；

(b) 支持建立专门能力，收集和保存证据和其他相关信息，以用于未来的问责程序，为受害者和幸存者发声，并支持在有管辖权的会员国开展的相关司法程序；

(c) 与受害者及其代表合作，通过在国家法域下的司法程序，包括根据公认的域外或普遍管辖权原则，调查和起诉斯里兰卡各方犯下国际罪行的肇事者；

(d) 探索可能的定向制裁，如冻结资产和旅行禁令，以制裁那些被可信地指控犯有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者；

(e) 对被确定参加军事交流和培训方案的斯里兰卡警察和军人实行严格的审查程序；

(f) 优先支持民间社会的赔偿和受害者援助倡议和努力，并在双边人道主义、发展和奖学金方案中优先援助受害者及其家人；

(g) 审查对斯里兰卡国民的庇护措施，以保护那些面临报复的人，并避免在存在酷刑或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的真实风险的情况下采取推回的做法。

62. 高级专员建议联合国各实体：

(a) 确保以秘书长的人权行动呼吁⁶⁵ 指导联合国在斯里兰卡的所有政策和方案活动；

(b) 根据《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保所有发展方案都建立在包容、不歧视和支持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的原则之上；

(c) 将严格的人权尽职调查纳入其与安全部队以及国防部和公共安全部下属所有机构的交往中；

(d) 在充分了解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组建挑战的同时，对斯里兰卡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以及斯里兰卡人员的筛选系统保持审查。

⁶⁵ 见 www.un.org/sg/sites/www.un.org.sg/files/atoms/files/The_Highest_Aspiration_A_Call_To_Action_For_Human_Right_English.pdf。